

梁启超
著

儒学

Ru xue
liu jiang

六讲

读懂中国文化，从读懂儒家哲学开始

六堂极简儒学课，一次中华文化的寻根之旅
两千五百年圣学流变，百余位名儒硕学，十数个儒学重要概念

以梁启超清华国学院讲课稿为底本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儒学

Ru xue
liu jiang

六讲

梁启超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儒学六讲 / 梁启超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201-13527-4

I. ①儒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儒学 - 文集

IV. ①B222.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2235号

儒学六讲

RUXUE LIUJIANG

梁启超 著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邮购电话	(022) 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郭晓雪
特约编辑	吕 征 李海旺
装帧设计	王慧洁
责任校对	余艳艳

制版印刷	北京旭丰源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6.5
字 数	146 千字
版次印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目录 · Contents

上部 儒学六讲

- 第一讲 儒家哲学是什么 / 002
- 第二讲 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 / 008
- 第三讲 儒家哲学的研究法 / 014
- 第四讲 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(上) / 022
- 第五讲 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(下) / 048
- 第六讲 儒家哲学的重要问题 / 083
 - 一、性善恶的问题 / 085
 - 二、天命的问题 / 102
 - 三、心体问题 / 111

下部 孔子

- 第一节 孔子事迹及时代 / 120
 - 一、孔子事迹 / 120
 - 二、孔子所处之环境 / 122

第二节 研究孔子学说所根据之资料 / 125

第三节 孔子提纲 / 131

一、学 / 131

二、一贯忠恕 / 132

三、仁、君子 / 135

四、(原缺) / 137

五、礼 / 137

六、乐 / 144

七、名 / 147

八、性命 / 150

九、鬼神祭祀 / 153

第四节 孔子之哲理论与《易》 / 156

一、易体 / 157

二、卦与象 / 160

三、爻与辞 / 163

四、繁变与易简 / 168

第五节 孔子之政治论与《春秋》 / 172

一、大同与小康 / 172

二、《春秋》的性质 / 175

三、《春秋》与正名主义 / 179

四、《春秋》之微言大义 / 184

第六节 结论 / 189

一、时中的孔子 / 189

二、孔子之人格 / 194

三、孔门弟子及后学 / 198

上部 儒学六讲

第一讲 儒家哲学是什么

“哲学”二字，是日本人从欧文翻译出来的名词，我国人沿用之，没有更改。原文为 Philosophy，由希腊语变出，即爱智之意。因为语原为爱智，所以西方人解释哲学为求知识的学问。求的是最高的知识，统一的知识。

西方哲学之出发点，完全由于爱智，所以西方学者主张哲学的来历，起于人类的好奇心。古代人类看见自然界形形色色，有种种不同的状态，遂生惊讶的感想。始而怀疑，既而研究，于是成为哲学。

西方哲学，最初发达的为宇宙论或本体论，后来才讲到论理学^①、认识论。宇宙万有，由何而来？多元或一元，唯物或唯心，造物及神是有是无？有神如何解释？无神如何解释？……是为宇宙论所研究的主要问题。

此类问题，彼此两方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辩论终久不决。后来以为先决问题，要定出个辩论及思想的方法和规范。知识从何得来？如何才算精确？还是要用主观的演绎法，先立原

① 论理学：逻辑学的旧称，民国时特有的学术术语。

理，后及事实才好？还是采客观的归纳法，根据事实，再立原理才好？这样一来，就发生论理学。

再进一步，我们凭什么去研究宇宙万有？人人都回答道：凭我的知识。但知识本身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若不穷究本源，恐怕所研究的都成砂上楼阁了。于是发生一种新趋向，从前以知识为“能研究”的主体，如今却以知识为“所研究”的对象，这叫作认识论。认识论发生最晚，至康德以后，才算完全成立。认识论研究万事万物，是由知觉来的真，还是由感觉来的真？认识的起源如何？认识的条件如何？认识论在哲学中最晚最有势力。有人说除认识论外，就无所谓哲学，可以想见其位置的重要了。

这样说来，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，更趋重到认识论，彻头彻尾都是为“求知”起见。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“爱智学”，诚属恰当。

中国学问不然，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，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。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，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，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。直译的 Philosophy，其含义实不适于中国。若勉强借用，只能在上头加上个形容词，称为人生哲学。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，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，怎样才算一个人？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？

世界哲学大致可分三派：印度、犹太、埃及等东方国家，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；希腊及现代欧洲，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；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。中国一切学问，无论哪一时代，哪一宗派，其趋向皆在此一点，尤以儒家为最博深切明。

儒家哲学，范围广博。概括说起来，其用功所在，可以《论

语》“修己安人”一语括之。其学问最高目的，可以《庄子》“内圣外王”一语括之。做修己的功夫，做到极处，就是内圣；做安人的功夫，做到极处，就是外王。至于条理次第，以《大学》上说得最简明。《大学》所谓“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”，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；所谓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。

然则学问分作两概吗？是又不然。《大学》结束一句“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格致诚正，只是各人完成修身功夫的几个阶级；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只是各人以已修之身去齐他治他平他，所以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”，都适用这种工作。《论语》说“修己以安人”，加上一个“以”字，正是将外王学问纳入内圣之中，一切以各人的自己为出发点。以现在语解释之，即专注重如何养成健全人格。人格锻炼到精纯，便是内圣；人格扩大到普遍，便是外王。儒家千言万语，各种法门，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。

以上讲儒家哲学的中心思想，以下再讲儒家哲学的范围。孔子尝说：“知（智）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”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自儒家言之，必三德具备，人格才算完成。这样看来，西方所谓爱智，不过儒家三德之一，即智的部分。所以儒家哲学的范围，比西方哲学的范围，阔大得多。

儒家既然专讲人之所以为人，及人与人之关系，所以它的问题，与欧西问题，迥然不同。西方学者唯物唯心、多元一元的讨论，儒家很少提及。西方学者所谓有神无神，儒家亦看得很轻。《论语》说：“子不语怪力乱神。”孔子亦说：“未知生，焉

知死。”把生死神怪看得很轻，这是儒家一大特色。亦可以说与近代精神相近，与西方古代之空洞谈玄者不同。

儒家哲学的缺点，当然是没有从论理学、认识论入手。有人说它空疏而不精密，其实论理学、认识论，儒家并不是不讲。不过因为方面太多，用力未专，所以一部分的问题，不如近代人说得精细。这一则是时代的关系，再则是范围的关系，不足为儒家病。

东方哲学辩论得热闹的问题，是些什么？如：

1. 性之善恶，孟荀所讨论。

2. 仁义之内外，告孟所讨论。

3. 理欲关系，宋儒所讨论。

4. 知行分合，明儒所讨论。

此类问题，其详细情形，以后再讲。此地所要说明的，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注重这些问题。他们是要讨论出一个究竟，以为各人自己修养人格或施行人格教育的应用，目的并不是离开了人生，翻腾这些理论当玩意儿，其出发点既与西方之以爱智为动机者不同。凡中国哲学中最主要的问题，欧西古今学者，皆未研究，或研究的路径不一样。而西方哲学中最主要的问题，有许多项，中国学者认为不必研究；有许多项，中国学者认为值得研究，但是没有研究透彻。

另外有许多问题，是近代社会科学所研究的，儒家亦看得很重。在外王方面，关于齐家的，如家族制度问题；关于治国的，如政府体制问题；关于平天下的，如社会风俗问题。所以要全部了解儒家哲学的意思，不能单以现代哲学解释之。儒家所谓外王，把社会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……都包括在内；儒家所谓内

圣，把教育学、心理学、人类学……都包括在内。

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标题“儒家哲学”四字，很容易发生误会。单用西方治哲学的方法研究儒家，研究不到儒家的博大精深处。最好的名义，仍以“道学”二字为宜。先哲说：“道者，非天之道，非地之道，人之所谓道也。”又说：“道不远人，远人不可以为道。”道学只是做人的学问，与儒家内容最吻合。但是《宋史》有一个《道学传》，把道学的范围弄得很窄，限于程朱一派。现在用这个字，也易生误会，只好亦不用它。

要想较为明显一点，不妨加上一个“术”字，即庄子《天下》篇所说“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”的“道术”二字。“道”字本来可以包括术，但再分细一点，也不妨事。道是讲道之本身，术是讲如何做去才能圆满。儒家哲学，一面讲道，一面讲术；一面教人应该做什么事，一面教人如何做去。

就前文所举的几个问题而论，如性善恶问题，讨论人性本质，是偏于道的；如知行分合问题，讨论修养下手功夫，是偏于术的。但讨论性善恶，目的在教人如何止于至善以去其恶，是道不离术；讨论知行，目的在教人从知入手或从行入手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，是术不离道。

外王方面亦然，“民德归厚”是道，用“慎终追远”的方法造成它便是术；“政者正也”是道，用“子帅以正”的方法造成它便是术；“平天下”“天下国家可均”是道，用“所恶于上毋以使下，所恶于下毋以事上……”的“絜矩”方法造成它便是术。道术交修，所谓“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”。儒家全部的体用，实在是如此。

由此言之，本学程的名称，实在以“儒家道术”四字为最

好。此刻我们仍然用“儒家哲学”四字，因为大家都用惯了，“吾从众”的意思。如果要勉强解释，亦未尝说不通。我们所谓哲，即圣哲之哲，表示人格极其高尚，不是欧洲所谓 Philosophy 范围那样窄。这样一来，名实就符合了。

第二讲 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

为什么要研究儒家道术？这个问题，本来可以不问，因为一派很有名的学说，当然值得研究。我们从而研究之，那本不成问题。不过近来有许多新奇偏激的议论，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势力，所以一般人对于儒家哲学异常怀疑。青年脑筋中，充满了一种反常的思想，如所谓“专打孔家店”“线装书应当抛在茅坑里三千年”等等。此种议论，原来可比得一种剧烈性的药品。无论怎样好的学说，经过若干时代以后，总会变质，掺杂许多凝滞腐败的成分在里头。譬诸人身血管变成硬化，渐渐与健康有妨碍，因此，须有些大黄、芒硝一类瞑眩之药泻它一泻。所以那些奇论，我也承认它们有相当的功用。但要知道，药到底是药，不能拿来当饭吃。若因为这种议论新奇可喜，便根本把儒家道术的价值抹杀，那便不是求真求善的态度了。现在社会上既然有了这种议论，而且很占些势力，所以应当格外仔细考察一回。我们要研究儒家道术的原因，除了认定为一派很有名的学说而研究之以外，简括说起来，还有下列五点：

1. 中国偌大国家，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到底我们这个民族有无文化？如有文化，我们此种文化的表现何在？以吾言之，就在

儒家。

我们这个社会，无论识字的人与不识字的人，都生长在儒家哲学空气之中。中国思想，儒家以外，未尝没有旁的学派。如战国的老墨，六朝、唐的道佛，近代的耶回，以及最近代的科学与其他学术。凡此种种，都不能拿儒家范围包举它们；凡此种种，俱为形成吾人思想的一部分，不错。但是我们批评一个学派，一面要看它的继续性，一面要看它的普遍性。自孔子以来，直至于今，继续不断的，还是儒家势力最大。自士大夫以至台舆皂隶普遍崇敬的，还是儒家信仰最深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研究儒家哲学，就是研究中国文化。

诚然，儒家以外，还有其他各家。儒家哲学，不算中国文化全体；但是若把儒家抽去，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。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，因为中国文化存在；而中国文化，离不了儒家。如果要专打孔家店，要把线装书抛在茅坑里三千年，除非认过去现在的中国人完全没有受过文化的洗礼。这话我们肯甘心吗？

中国文化，以儒家道术为中心，所以能流传到现在，如此的久远与普遍，其故何在？中国学术，不满人意之处尚多，为什么有那些缺点？其原因又何在？吾人至少应当把儒家道术细细研究，重新估价。当然，该有许多好处，不然，不会如此悠久绵远。我们很公平地先看它好处是什么，缺点是什么。有好处把它发扬，有缺点把它修正。

2. 鄙薄儒家哲学的人，认为是一种过去的学问，旧的学问。这个话，究竟对不对？一事物到底是否以古今新旧为定善恶的标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我们不能说新的完全是好的，旧的完全是坏的，亦不能说古的完全都是，今的完全都不是。古今新旧，不足以为定善恶是非的标准。因为一切学说，都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种含有时代性，一种不含时代性，即《礼记》所谓“有可与民变革者，有不可与民变革者”。

有许多学说，常因时代之变迁而减少其价值，譬如共产与非共产，就含有时代性。究竟是共产相利，还是集产相利，抑或劳资调和相利，不是含时代性就是含地方性。有的在现在适用，在古代不适用。有的在欧洲适用，在中国不适用。

有许多学说，不因时代之变迁，而减少其价值。譬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；利用厚生，量入为出；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，都不含时代性，亦不含地方性。古代讲井田固然适用，近代讲共产亦适用。中国重力田，固然适用；外国重工商，亦能适用。

儒家道术，外王的大部分，含有时代性的居多，到现在抽出一部分不去研究它也可以。还有内圣的全部，外王的一小部分，绝对不含时代性。如智仁勇三者，为天下之达德，不论在何时何国何派，都是适用的。

关于道的方面，可以说含时代性的甚少；关于术的方面，虽有一部分含时代性，还有一部分不含时代性。譬如知行分合问题，朱晦庵讲先知后行，王阳明讲知行合一。此两种方法都可用，研究他们的方法都有益处。儒家道术，大部分不含时代性，不可以为时代古思想旧而抛弃之。

3. 儒家哲学，有人谓为贵族的非平民的，个人的非社会的。不错，儒家道术，诚然偏重私人道德，有点近于非社会的。而且

两千年来诵习儒学的人都属于“士大夫”阶级，有点近于非平民的。但是这种现象，是否儒学所专有，是否足为儒学之病，我们还要仔细考察一回。

文化的平等普及，当然是最高理想。但真正的平等普及之实现，恐怕前途还远着哩。美国是最平民的国家，何尝离得了领袖制度？俄国是劳农的国家，还不是一切事由少数委员会人物把持指导吗？因为少数人诵习受持，便说是带有贵族色彩，那么，恐怕无论何国家，无论何派学说，都不能免，何独责诸中国，责诸儒家呢？况且文化这件东西，原不能以普及程度之难易定其价值之高低。李白、杜甫诗的趣味，不能如白居易诗之易于普及享受；白居易诗之趣味，又不能如盲女弹词之易于普及享受。难道我们可以说《天雨花》比《白氏长庆集》好，《白氏长庆集》又比《李杜集》好吗？现代最时髦的平民文学、平民美术，益处虽多，然把文学美术的品格降低的毛病也不小，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何况哲学这样东西，本来是供少数人研究的。主张“平民哲学”，这名词是否能成立，我不能不怀疑。

儒家道术，偏重士大夫个人修养。表面看去，范围似窄，其实不然。天下事都是士大夫或领袖人才造出来的，士大夫的行为关系全国的安危治乱及人民的幸福疾苦最大。孟子说得好：“唯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”今日中国国事之败坏，哪一件不是由在高位的少数个人造出来。假如把许多掌握权力的马弁强盗，都换成多读几卷书的士大夫，至少不至闹到这样糟。假使穿长衫的穿洋服的先生们，真能如儒家理想所谓“人人有士君子之行”，天下事有什么办不好的呢？我们受高等教育的青年，将来都是社会领袖。造福造祸，就看我们现在的个人